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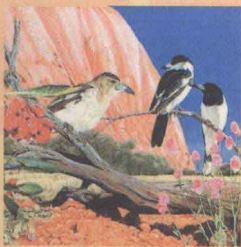
经典文库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真实

ZhongguoZuojia

JingdianWenku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徐坤

卷

优秀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主编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ZhongguoZuojiaJingdianWenku

徐 坤

卷

重点作家卷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495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2290.00元(全七十六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这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张宇、何申、谈歌、关仁山、徐坤、肖克凡等一大批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的倾力加盟，为本套文库增辉添色；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诸多体裁的优秀作品空前集汇，计有七部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 11 卷，64 位重点作家专集 41 卷，散文 12 卷，短篇小说 2 卷，中短篇报告文学 7 卷，诗歌 3 卷，共计 76 卷，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融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本书编委



目 录

白 话	(1)
斯 人	(51)
女 祸	(96)
一条名叫人剩的狗	(185)



白 话

—

“同志们，在座的青年朋友们，大家辛苦了。”

我以“青年点”组长的身份，把归我管辖的十几头兵召集到一起，总结下乡锻炼一个多月来的工作。

“下来这么久了，我们还处在孤立状态，没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同志们议一议，症结究竟在哪里。”

“我们层次太高了。”王京东首先发难，“以前那些下放的知识分子，最高的也只得过学士学位，我们这里却是清一色的博士和硕士，所以很难同当地人民在同一基准上对话，无法沟通思想。”

“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吗，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腔调，一派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意味。”博士在一旁打断王京东的话。

王京东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博士，尽管你是我们这一群中唯一的博士，总有鹤立鸡群的良好感觉，但是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学术论争不允许扣帽子打棍子，提倡百家争鸣……”

“刚刚开了个头就窝里斗起来了。借学术论争互相贬损人格的传统还不应该在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手中摒弃吗？优点没学多少，倒把痛打走狗的风格全继承下来了。”我拦住他们俩。

“说了半天，你们根本不知道症结在哪里。”小林丫头把我台灯座上插着的我老婆的照片反复端详着，不住地开关台灯，弄得我老婆充满微笑特写的脸上忽明忽暗，黑一块白一块的。



“你们都想想，你们都在用什么语言说话？书面语！难怪不能获得大众的认同、不能被接受被理解，反而被人民当成国宝似的远距离的欣赏和品味，实在是因为这一群子人已经丧失了用口语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能力。”

众人听了，不觉一怔。会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寂静。稍许，只听见“啪”“啪”拍脑门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个个如醍醐灌顶：

“对呀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

“到底是语言所的，一语中的。”

“问题的端倪一显露出来，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博士沉思着。“这些天来，我跟工农相结合的愿望很急切，但是总无法落实到行动上。我心里十分痛苦、十分焦灼。我跟所在锻炼单位的同志们对话时，他们显得非常沉寂，都用一双双仰慕的空洞的眼睛望着我，我每每说出话来，都变成了引不起任何回响的乏味的独白。”

“没错，我也被同类问题烦扰过。”王京东摩娑着自己的后脑勺。“我苦思冥想了好久，检查了自己向工农学习的思想态度和谦虚程度，发现都不存在什么问题。我没有想到是语言造成了信息交流系统的障碍。”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李扎西尔汗的眯缝眼中透出迷惘的神色。

“改用白话。在日常生活中，摒弃书面语，改用口语交谈。”小林提出建议。

“对对，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众人一致附议，“我们立马就改。”

“就是嘛。”小林语气中透着股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的得意劲。“当年咱们的大师们费了多大劲才掀起一场白话文运动，让人与人之间交流不再之乎者也地拗口，想骂人想夸人都能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咱们政府呢，左一次文字改革右一次文字改革，把繁体字改成简化字，去掉多余的笔划，恨不能只剩了偏旁，又顺应咱们眼睛左一个右一个横向分布的要求，把竖版改成横版，为的什么呀？你们说，为的



什么呀？”

“我们太对不起国家了。”李扎西尔汗沉痛地说。“六七十年了，怎么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呢？之乎者也也不用了，但是新添了外来语和长句式，难度似乎比古汉语还加大了许多呢。你们汉族，真复杂。”

“其实，连我们自己也觉得滞重、生涩。”王京东很伤心。“但是，这是当今的时尚啊！不这样，我们还哪有资格在社会科学界占有一锥立足之地呢？”

我果断地打断王京东：

“一种时尚的形成，并非仅是一两个人的兴风作浪，而是千百万人推波助澜的结果。所以，在座各位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有必要把被扭曲的风气再重新扭正过来。当务之急，是尽快打通跟当地人民思想感情交流的渠道，掀起一场白话运动。”

“我没问题。”博士说。“本来我就是劳动人民出身。我家三代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到了我这辈才祖坟冒了青烟，出了个读书人。俗语俚语歇后语口头语我全会，赵本山也得甘拜下风。只不过这十几年憋在学校里没有个尽情渲泄的语境氛围。我随时都能返朴归真。”

“其他人哪？有什么问题没有？怎么说也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糖中的一代，全是靠劳动人民辛勤的汗水养大的，不至于就忘本了吧？”

众人一致说：“没问题，没问题。就凭我们的智商，那么多次考试都挺过来了，再高的学位也敢拿到手，白话嘛，小事一桩。给我们几天时间复习复习，突击一下。”

“京东，你怎么样？”我不疑虑地问。“你出身比较高，说老百姓的话难度大点吧？”

“十年动乱时没事干，也净跟街上的孩子们野来着。再粗的话也听过，就是有时说不出口。”

“不要紧，慢慢适应。”我又转向李扎西尔汗。“你哪，小李子？”

“我使用什么白话好？”



“当然是汉族的。”

“越粗越好吗？”

“胡说，越通俗越好，越平白浅易越好。通过交流，最后要达到心贴心、肉连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地。”

我站起身，挥了挥手：

“同志们，大家马上分头行动吧！希望你们尽快进入角色。”

“是！保证轰轰烈烈，扎扎实实。”

众人满怀信心地散去。

二

博士总以为他自己比我们这帮硕士高出点什么，经常没事找事儿，非得惹出些麻烦来才肯罢休。他本该跟讲师团一道下乡扶贫，正巧那会儿他老婆生孩子，他就死活赖着没走。但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所里要安排他出国进修，就因为缺少这一课，被院人事局给卡下来了。他这才得知利害，怏怏不快地跟着我们这一批人发配冀中农村。来了不到两个月，他就偷跑回京四次，好像只有他怀念妻儿。

如果他光是关在屋子里跟老婆缱绻缠绵柔肠寸断倒也罢了。他偏偏在研究生院里乱晃，挺粗壮的腰身，到哪儿都显眼。而且每次还都跑回所里去胡侃，就那么一幢大楼，谁都瞧见了。

这是一个既主张论资排辈又强烈渴望机会均等的单位。于是就有人愤愤不平，电话里质问人事局：你们逼我们所把该下放的人都赶尽撵绝，××所的××为什么仍在楼里出没？人事局长有些尴尬，做了一些搪塞性解释，然后一个长途打到下放总部，责成带队的伊腾处长严肃查处此事。

伊腾处长带着晴转多云的脸，坐着大“红旗”轿子，呼呼呼从另外一个县直扑过来。

倒退个十几二十年，大“红旗”可就像今天的“奔驰”一样身份



显赫。虽然已时过境迁，多数车已遭淘汰，但还有个别的仍在岗位上鞠躬尽瘁，余威不减当年。尤其是在小县城里，谁也猜不透车主人的身份，那些“丰田”、“大众”、“吉普”、“手扶”都纷纷让路。院里把这种车派下乡供我们领队驱使，足见其用心良苦。

李扎西尔汗在县城东头那个检查站，向过往车辆收费。这一地段公路是本县人民自筹资金修建的，所以，私下里收点买路钱也属正常“创收”。

小李子没发育充分的身体裹在肥大的交警服里，屁股后边还挂了根电棍，一副非驴非马的打扮，镜片后边的一对小眼睛怯生生的叽哩咕噜不着边际的游移，不敢跟司机对视，一点没有占山为王的横劲。他的声带好像还没变完音，尖里尖气的，强吼着嗓子装腔作势：

“站住！哪部分的？”

“你是干啥子的？”司机斜楞着小李子。

“我……”小李子嗫嗫嚅嚅，舌头不大好使，回头求援似地寻找交通队的同伴。那个黑红脸膛的同事收完另一辆车的款，迈着方步走过来。

“他是干啥子的你还敢问？告诉你，他就是专门干你的。你哪个县的？再嘴欠别说我罚你。”

“是是是……”司机边掏钱边纳闷地瞟着一旁幸灾乐祸的小李子，感到非常困惑。

“李子，累了吧？进棚子里歇歇，忙乎一上午了，喝口水。”

“不好意思累。”小李子操着一口地道的少数民族汉语。

“李子，听说你是研究什么‘叔’的？”

“民俗。”

“你看俺们这哈儿有民俗没？”

“我不研究汉人。”

“那没用了。俺们县连一户少数民族都没有，有两户满族早在满清一灭就改汉族了。”



“没有关系。我研究自己。”

“派你们到俺们这这儿来干什么？”

“向群众学习，锻炼思想”

“行。学吧。练吧。俺这这儿从来没有过大学生截道的呢。”

“报告队长，鬼子进村了。”小李子在电话里尖声尖气地喊。

“一共来了多少人？”我忙问。

“除了伊腾，还有司机阿健。”

“知道了。继续监视。”

“是。遵命。”

放下电话，我感到全身一阵紧张，头皮直发麻。以往伊腾都是在电话里布置工作，月底再将各县青年点组长召集到总部所在县，通报情况，汇报总结。今天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突然闯来，其中必有蹊跷。

我给凡有我们人在的单位都通了电话。告诉大家晚饭后一律不准到处走动，原地待命，最高指示正在途中。

电话刚放下，伊腾领队已经一脚踏进了门。跟办公室的人打过招呼，我把他让到隔壁临时给我间壁起来的宿舍。

“苏凡，博士回北京跟你请过假没有？”伊领队一开始就黑着脸。

是博士惹事了。我松了一口气，甚至有点幸灾乐祸。他他妈的会跟我请假？什么时候他把我放在眼里过？不如借机会整他一回，让他总目中无人！

“没有。我不知道他回过北京。”

话一出口，我又有些后悔。都是离了娘的孩子，何必相互残杀呢？保护同志要紧。

于是我赶紧补上一句填补的话：“博士有严重的胃溃疡，需要不停的吃‘三九胃泰’。乡下医院没有这药。”

“据我们调查，两个月中他回北京四次，不是单位派的公差，也没经组长和领队批准，影响很坏。”

“是……这样？噢，这真是我的失职，平时对他关心不够，工作不够细致。”



“你准备怎样处理这件事？”领队投来征询的目光。

若是以为他真在征求我的意见，那可就太傻了。要征询也早在电话里征询了，何必还跑这么大老远。他那眼睛后面藏着的狡黠，早就被我一眼看穿了。人家领导这是考验我玩呢。

我也不含糊：“先找他本人对证，批评教育，依照他认错的态度进行处理。尽量做到杀一儆百，重点是杀鸡给猴看，提高革命队伍的组织性纪律性。”

“好。立刻召开全体会。”

“我马上就去通知，顺便让食堂大师傅给炒俩好菜，晚饭您就在我们这儿凑合一顿。真的，伊领导，别的县的饭您都吃过了，就没在我们这儿吃过，您可不能太偏心眼儿，净向着别人。”

“好好好，就这么办吧。”伊腾处长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难得的笑意。

我又打了一圈儿电话，吩咐各人把吃饭的家伙都带上，路过小酒馆时每人再捎来一两个菜。我又特别叮嘱博士：你的罪行已经全部暴露了，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坦白从宽。而且你引狼入室，我们成了表现不好的青年点，领队说以后要常来关心我们。谁再想逃跑超假不归之类的都已不大可能。博士你说，你净顾自己享乐，你对得起我们这些拴在一个藤上的苦瓜吗？

博士在电话里还大大咧咧地满不在乎，大着嗓门嚷：“苏凡你放心，待会儿我去跟伊领队讲清楚。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大家伙儿。我理由充分，看他伊腾能奈我何。”

“那好，我们拭目以待。”我就知道说多了也没用。要不广告里怎么说：戴上博士伦，傻极了，舒服极了呢。

晚宴兼工作餐在我所在的广播局办公室里举行，桌上摆满了大小规格不等的饭盒和搪瓷盆儿。食堂仅有的八个碟子也被我借了来。数了数，鸡鸭鱼肉竟也凑全了。还有一小盆儿城里很难见的炸小虾，通红通红的，煞是可爱。整个桌面上洋溢出一种富裕之后的小康气氛。



王京东和阿炳甚至还搬来一箱北京啤酒，正宗冒牌的北京五星啤。

一行人都为有借口扎大堆吃一次大锅饭而兴高采烈，胃口大开。伊领队也没想到宴会如此隆重，显然受了几分感动，也不大好意思立即质问博士，扫大家的兴。于是官民同乐，乐不可支。

我提议，先敬领导一杯，为了咱们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见面不相识。伙伴们，举杯啊。于是叮叮当当一阵磕碰的乱响。

博士紧跟着又站起来，举着杯子说：“伊处长，多亏了这次下放让咱们认识了，要不然，您永远是人事局摆弄我们玩的领导，我们永远是各个研究室的让您拨拉来拨拉去的小小研究人员。只有档案袋里的照片跟您认识，没有谋面的机会。这次我们算是见到您的真人了，真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家的大哥就是您这个岁数，您得允许我叫您一声大哥。大哥，小弟敬您一杯。”说完一口气喝光了大茶缸子里的酒。

伊腾并不为博士一通驴唇不对马嘴的胡拍所迷惑，面带微笑，不温不火地盯着博士：

“博士，你要真叫我大哥，我还真不敢答应，我不敢消受有个博士弟弟。这样吧，我让阿健替我喝了这一杯，咱们就算是朋友了。是朋友，你可就不能给我拆台……”

我在一旁急得恨不能上去抽博士两个嘴巴。马屁没拍好，反倒惹火烧身，伊腾马上要跟他单练，我煞费苦心下了这么半天的套儿不白废了吗？

情急之中，我捅了捅身边的李扎西尔汗，撵腾他给领队敬酒，赶紧接上这个捻，封住伊腾的嘴。

小李子特实在，把领队的杯子和自己的杯都倒得满满的，双手举着，诚恳地说：

“伊领导，我今天终于见到您了，真是非常非常幸福。我父母年轻，我是老大，没有哥哥，您应该是我的长辈，就让我叫您一声大叔吧！伊腾大叔，您刚才喝了博士的酒，您现在也应该喝我的酒。不喝，就是嫌我小，看不起我，我要先干为敬啦。”说完一仰脖，酒杯



见了底。

伊腾抵挡不住心底涌起的当了“大叔”的激情，端起杯来抿了一小口。

“不行呵不行呵。”众人嚷。“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

接着我一个个的点名，让十几人轮番先干为敬。伊腾处长渐入佳境，脸上泛起潮红，鼻尖沁出细密的汗珠儿。

“博博……士”，伊腾的筷子直指着坐在对面的博士的鼻子尖。“这样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全被你给搅……搅和坏了。”

众人一怔，全盯着博士。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都不、不好意思深说你。你你你自己说清楚，偷跑回京几次，回去干干干什么……”

众人紧盯着博士。

博士脸不红，心不跳，成竹在胸：

“处长，是这么回事，我牵头搞了个课题，正在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马上要审议了，我回去到我导师和其他评委家里活动活动，找名人写几封推荐信……”

“啪！”伊腾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倒了几个酒杯，把似醉非醉的几个人都吓醒了。

我的心狂跳不止。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忘了在电话里跟博士统一下口供。傻瓜博士，你怎么就不说你胃溃疡胃痉挛胃出血肠扭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医生让动刀子你都推说没时间迫不及待的赶回乡下去继续锻炼？救死扶伤同情弱者人皆怀恻隐你怎么就一点不懂？

“你以为你是博士，就你有课题？你的科研工作重要，下放锻炼思想就不重要了？半年前就跟各个所打招呼了，下放人员在农村期间一律不在所里给安排工作，专心锻炼。怎么就你一个人特殊？”伊腾一教训人就特兴奋，额头青筋突突跳着，舌头也变得非常利索。

众人有些发懵，一时鸦雀无声。

“我告诉你，苏凡跟我请假回去参加所里的国际会议，我都还没准



假，人家也没偷跑回去。小林到荷兰访学的通知都来了，硬让我给卡住了。我说过，这个口子不能开，要不去，就都不准去。你比别人多什么？你们比别人多什么？缺了你们，国际会议还不是照样开，国还不是照样有人出，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众人听着，耷拉下眼皮。有人翻白眼儿，吐舌头，耸肩膀。

“思想认识不正确，干什么保准走到邪道上去。出国准是走了就不回来，搞出课题来也是个自由化。博士你是不是以为你的课题很神秘很新颖，意义重大填补空白？别自以为了不起，没有你的课题，你看看你们所还能不能办下去，国家社科基金还能不能发下去？还真反了你们了！我在部队当政委时，我说个一，哪个战士敢说二？我就不信社科院不能步调一致。政府每年拨那么多钱养着你们，你们扭过头来就骂政府，真是养了一群白眼狼。”

一片寂静。众人面面相觑，搞不清伊腾上下一番话的逻辑联系，一时不知如何插嘴。

“谁都鼓吹自己研究那玩艺儿是天下第一，都想给社会开药方，整治一把社会，就凭你们这些人？兜里揣着护照签证机票闹革命，捅一炮就跑的那副德性？吓，跟我们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革命那会儿能比吗？”

“比不了。”终于有人敢小声嘀咕。

“国家养你们，就是要展示咱们的文明发展程度，凡是外国人能达到的水平，咱也能达到，凡是外国有的，咱们也都有。你们起的作用，就像橱窗橱窗砸碎了，货还照样卖。缺了你们，咱国家机器还照样转，文明照样向前发展，咱还有国务院外文局大使馆，一样搞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照样做国民经济计划人口控制战略。就欠解散社科院，让你们都去自谋职业，我看你们还怎么衣食无忧，高高在上。”

“是是，大哥，我们都太把自己当成一回事儿了。”博士没想到自己原以为很充分的理由，会引发伊腾这么一通虎威，也有些思路跟不上，被震慑住了。

“说实话，博士，我羡慕你们有那么高的学问。我十几岁就去当



兵，没赶上好时候，我也在北大呆过，北大还有我不少学生……”

“噢，噢，”众人感到惊奇，“我们在学校时怎么没见过您？”

“早了，三支两军的时候……”

“噢，噢，”众人一致感叹，“我们生得太晚，无缘瞻仰您执掌教鞭。”

“大哥，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我脑子里算是彻底透亮了。”博士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新认识。

“大哥，咱们现在更是亲上加亲了。我对不住您，我错了。我太自私，自以为是。申请社科基金还不是为了弄几个钱多出几次差，多给自己复印点资料。我那个项目就是不搞，对国家对集体都不会造成任何损害。我无组织无纪律，平时在所里散慢惯了，认为到了乡下还可以像在所里时天马行空无羁无束。您狠狠批评我吧，也请同志们批评帮助我。我从小出身也挺不错的，自从堕落成一名知识分子后，就染上了一身的坏毛病。我一定要彻底改造思想，虚心接受再教育。大哥，您要是原谅了我，就让我再敬您一杯。不喝，您就是不原谅我。”

“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众人附和着。“喝吧喝吧。”

“看在大家求情的份上我就不再深究你。”伊腾说。“好在你认识错误的态度还比较诚恳，你和苏凡一人写一份检讨书给我，我回局里汇报。记住，虽然你们分别来自各个所，互相不认识，但到了乡下后，就是一个整体，一人出了问题，大家都有责任，尤其是苏凡，我首先拿你是问。”

博士歉疚地看了我一眼，我狠狠地把他给瞪了回去。

夜半时分，我们搀着伊腾和阿健摇摇晃晃地走向县委招待所。一阵小风刮过，伊腾“哇”地一声在路边吐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县委招待所，伊腾和阿健已穿戴整齐在看报纸，等着我来跟他们话别。

伊腾忧心忡忡地问我：“苏凡，我昨天是不是喝多了？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吧？”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那么回事儿。”我十分肯定地回答。“昨天